

曾
~~139~~
~~32~~

14
139
32



門 4
號 129
卷 2

錦裙記

唐 陸龜蒙著

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余話上元瓦官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裙佛幡，皆組織奇妙。李君乃出古錦裙一幅，示余長四八，下廣上狹，下闊六寸，上減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則左右鶴二十，勢若飛起，率曲折一脛，口中銜葶藶，輩有鸚鵡，聳扁舒尾，數與鶴相等。二禽大小不類，而隔以花卉，均布無餘地。界道四向，五色間雜，道上累細鈿點綴，其中微雲瓊結，牙

錦裙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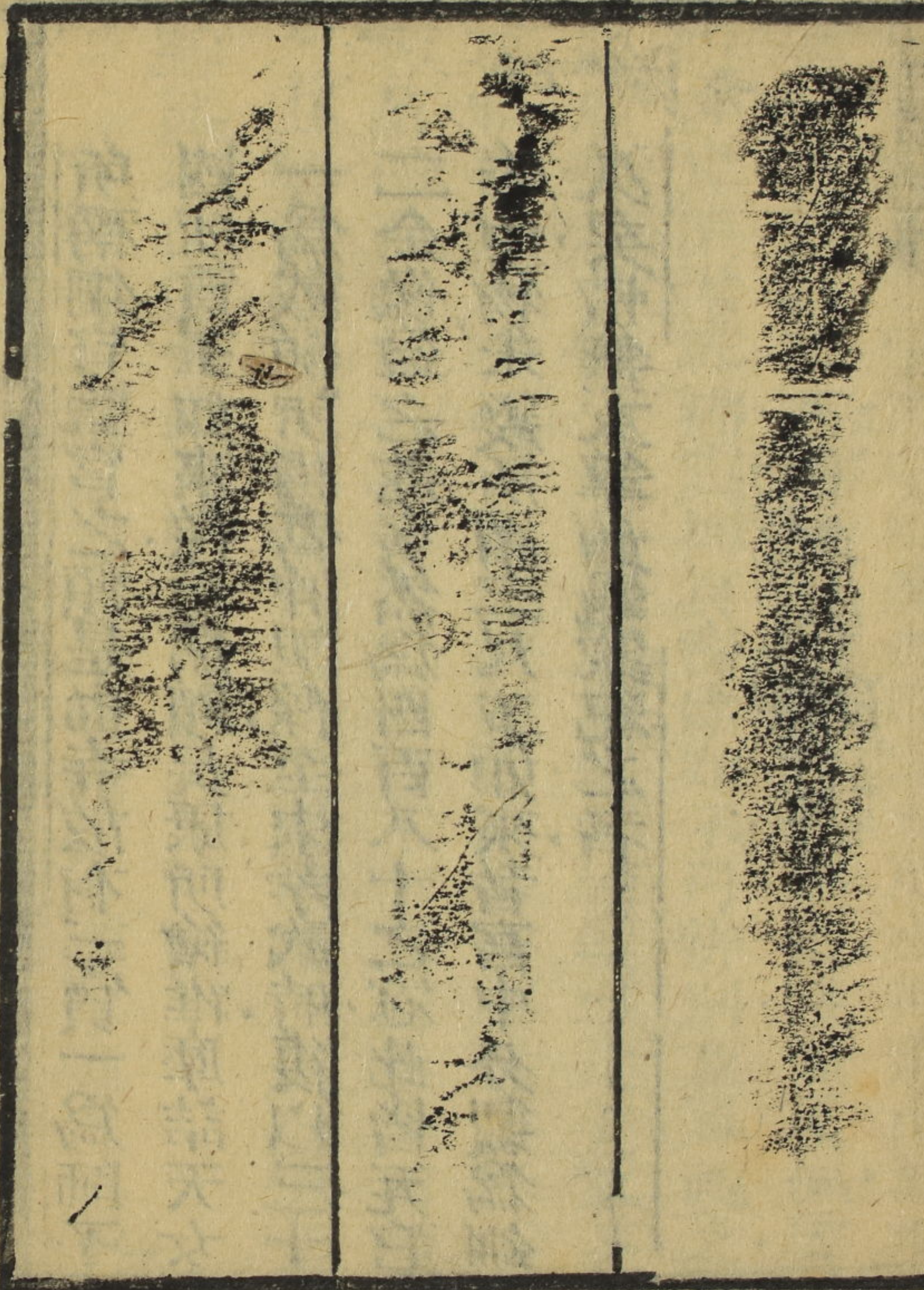
六集

金初言
以相帶有若駸霞殘虹流煙墮霧春草夾徑遠山截空
壞墻古苔石泓秋水印丹浸漏粉蝶塗染盤縮瓊瑤雲
隱涯岸濃澹霏拂靄扣冥密始如不可辨別及諦視之
條段斬絕分畫一一有去處非繡非繪縝緻柔美又不
可狀也裏用繪綵下製絳尚如舊兩旁皆解散蓋圻城
零落僅存此故耳縱非齊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昔時
之工如此妙耶後其初者復何人焉因筆之爲辭繼于
錦譜之後俾善詩者賦焉

瓦官寺者初自晉興寧中地在金陵秦淮之陽

所稱銅官鹽官之類是也寺故有三寶一爲師子
國所貢玉如來像一爲顧長康所繪維摩詰天女
一爲戴顓所捐臂膊塑像至宋孝武時復以三十
二金像益之遂褒然爲四百八十之冠此皆瓦官
寺中物未幾所謂三尺玉如來者宮中分製爲釧
久矣惜無文筆如龜蒙紀之者

錦裙記終



靈應錄

邱姬

唐于述撰

有邱姬鋤桑拾得一銅觀音像剜壁作穴安之每有食
饌不惟蔬菽魚肉之類皆將供養姬有子時在潘封軍
前日夕祝之保其安寧其子當陣之際倒于草間聞背
上連下三劍似擊銅器聲戰罷起看身上並無傷痕其
母此日見銅像落在地背上有三刃痕罔知其由至子
回說其事方知神助

沈仲霄子

沈仲霄之子於竹林中見蛇纏一龜將鋤擊殺之其家數才口旬日相次而卒有識者曰元武神也

衢州民

衢州民家里胥至督促租賦家貧無以備殮祇有哺雞一隻擬烹之里胥恍惚間見桑下有著黃衣女子前拜乞命又云自死即閑不忍兒子未見日光里胥曰某到此催徵即無追捕殺傷者其女泣而逃里胥驚惻回至屋頭見一雞哺數子其家將縛之次意疑之不許殺遂

去後一旦再來其雞已抱出一羣子見里胥向前踴躍有似相感之狀捨而遂行數百步遇一虎跳躑漸近忽一雞飛去撲其虎眼里胥因斯奔馳得免至暮從別路回其家已不見雞問之云朝來西飛去杳無蹤里胥愕之具說見虎之事遂往尋之其雞已斃於草間羽毛零落自後一郵少有食雞子者

長興姬

晉郭文舉與虎探去鯁虎送鹿來報以爲異今長興縣有邱姬採桑次被虎銜入深谷中不傷之其虎就將蹲

自旦至午，姬告曰：某之年邁，莫有宿業，否？今困於此，又不食，乞大聖念之。呼虎爲大聖，遂伸一腳於姬前，看之。有一竹籤在爪下，姬又曰：莫要去邪。虎掉尾點頭，似相感之狀。姬乃爲拔之，迅躍數四，却銜至舊所，並無損。至夜，置鹿於門首去。

安吉姬

智鈞大師說：天福中，安吉有邱姬家，力廩，備好修善，長蔬食，或見魚鱉之徒，鳥雀之類，皆贖而放之。因潦水後，有一龜長尺餘，從門入，姬恠之，令子將往家前瀆內放。

之。其子遂於龜背著放生字，放於水中。其龜又上岸，沿回田畦間，有一孔穴，可深三二尺，龜忽墜其中。姬子曰：本將放爾命，却落於此中，乃攘臂取之，龜卽不見矣。探得白金二錠，莫知其由。

呂門官

洋山在海中有廟，其神傳是隋煬帝山高嶼內有三湖，名曰三姑、菱茨、鳧鴈、灘鷓鴣、鷺之類，悉有。又有神立于門首，號曰呂門官。凡欲祭饗，其厨多鼠，而夏足蠅，預告其門神卽絕之。

陳太

陳太者先家貧販紙爲業而好施有一僧不知其名號長仰酒慙每來求食多說一生瞬息速作善事或問居何寺云老僧以四方爲常住呵呵而已如此得三載而陳氏供待如初忽一旦謂陳曰爾有多少口要幾許全使得足陳曰弟子幼累二十口歲約一百緡租備緣以業次淺薄無得厚利僧笑曰我有白金五十錠爾三年供養因指庭中金櫻樹曰此去造一佛堂當有報應言訖而去陳謂之風狂故不信至夜見一白鼠雪色緣

其樹或上或下久之揮而不去陳言於妻子曰衆言有白鼠處卽有藏僧應不妄言遂掘之果獲五十笏其僧遂絕縱矣

薛主簿

永嘉縣有一人患瘡衣裳襤褸顏色寒餒於市中求乞羣小兒多將篋隨後撼其瘡處亦不爲怒有薛主簿慙之來卽與飲食去亦不謝或時負薪出賣至暮從水南而往莫知所止薛後暴卒見一人持文帖云太山府君追薛憂惶隨往經歷路岐甚崎嶇人一城中如官府薛

立門外追者入唱喏云某乙到聞聲云領人追者却出引薛至堦前仰視一人衣王者之服鵬宇高敞兩廊數十人濟濟而立王問因何事追之吏云爲前生冤家執論王遣之令勘對薛方回身忽報大舅至王卽起身迎揖薛觀之乃瘡者也遂高聲叫相救瘡者見薛拍手驚曰主簿何得此來王曰有冤債追瘡者謂王曰老舅承斯人顧眄可爲拔之乎王愀然良久謂吏曰試看命如何吏趨出將到二卷簿書檢云有三十年在王曰奇哉乃謂薛曰能作善業卽可得還薛曰如得還生願造尊

勝幢子所解冤讎王令一吏記之語畢又一吏報云某乙冤讎已承功德解脫王顧薛折然稽首曰大哉法力還世速建置無遷延若非舅知識亦難相爲吏令拜王及舅王處分吏曰令向追者準前押領薛回不得停駐遂引從舊路歸直至所居門首似夢覺家人號泣云一宿矣頃方能言斯事後遂每日一食建幢子專持念其瘡者卽不至矣乃圖像供養焉

高彥

湖州高彥司徒夢見一道士仗劍至臥內高問彼何人

靈應錄 卷之五 六集
答曰來作司徒之子，要戮數千冤讎，高驚覺說之。其妻是月有孕，養長一子，精神俊利，名曰禮。年十三四，心詐，後繼父之位，毒害生民，動惟傷殺，醉怒一婢，因而斬之。後頻作祟，照鏡見其形，禮甚惡之，謂親密者曰：我前後殺人多矣，或衙內宿舊，或軍中勳列，皆無滯魄，偶勳一婢彷彿在焉。有善道法者，求以厭之。親密者乃言道士葉孤雲精於符錄，請試佩之。禮如其言，後果絕影響。

黃德瓌

黃德瓌家人烹籠，將箬笠覆其釜，揭見一鼈，仰把其笠。

背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愍之，潛放河涇間。後因患熱，將殛。德瓌徙於河邊屋中，將養。夜有一物徐徐上身，覺甚冷。及曙，視胸臆悉塗淤泥，其鼈在土間。三曳三顧而去，卽日病差。

錢珣

右丞錢珣與裴安居近，珣病死，再宿而活。言於妻子曰：人召云命已終，然平生無作罪業，便再爲男子。遂去市人畢瑠家託身，人見其家雖門戶低小，而物力甚豐。其畢氏妻有孕，日數足，將有所育，忽一使者持帖奔至云：

靈原金
悞矣，合在裴家爲男，此非也。又隨使者到裴家，見其妻使者云：當在斯爲子。緣裴氏妻月數未滿，故令其回。此去四十日，壽當終爾。及期而卒。裴家是日果產一男，容色有似右丞。訪畢氏之子，皆如所說。

章蘊

上虞縣有民章蘊者，因歲歉，於鄰人假糧數十斛。後鄰人闕食，就索之，抵負誓曰：「不還作犁牛填。」章笑而許。諾。某月章卒，其鄰家產一犢，當耕耨之次，謂弟兄曰：「章某欠我米，已云許作牛還，此犢莫是，否偶以姓名呼之。」

隨聲而應，再答既而，淚屈膝似拜，評之狀報其家屬。來驗之，右則上隱起，字曰負人米，罰作此畜。其家乃數倍價贖而養之。

台州漁者

台州海墻有漁者死，信宿而活云。被人追往一處入院宇中，見先舅氏在其間，似爲世之曹吏。謂漁者曰：「追者悞矣，姓名同爾。呼追者曰：是温州界某乙，速押斯人回去。當別之際，謂曰：舅在此甚驅馳，爲向骨肉間言，造楞嚴經救拔，餘無所要。曰：戒之曰：爾之業不善，還世改求。」

衣食良久有人報上司有帖下云來歲在戊子諸道兵起惟江南疲死數千人處分水府減魚料一百萬頭追者促行回至所居驚覺其家將欲殞次其年果然漁者乃為行者

煤鱸人

有人常煤鱸貨歲月既深而有惡報一旦歸怒其妻擲髮而曳之其髻子脫在手腦中盡是鱸頭戢戢焉而卒

狗不相食

眾說狗不相食者近人道矣匏里有人將其肉餒一犬

銜往草中跑地埋之嗚咽久而不去

屠者

漢書云挹婁國人穴居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今之屠者眼多似其類焉

雪溪漁人

雪溪有漁人將筰籃捕魚往收之際見一鱧長數尺枕於筰上將鐵叉筌之不中看筰內有一小鱧漁者思之此必是其子未取之隱於葦叢再候大者良久至游泳筰外求出其子漁者忽悟曰常聞殺鱧益罪乃謂其魚

曰若有變異當放爾子其魚乃吐一條黃氣上有一僧長數丈其氣高二丈餘頃而沒漁者駭然遂開篲放其子相引跳躍漁者棄業於金山寺爲僧至今存焉襲明子疑斯事召其僧詢之不虛

胡氏

越中有胡氏之妹性妬忌怒婢妾將熨斗烙其面皮肉焦爛猶未快意及其疾病遍身瘡痍兼當三伏中臥欲展轉肌膚旋粘牀席體血臭穢骨露方卒

台州民

台州有民姓王常祭廁神一日至其所見着黃女子民問何許人答云非人廁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螻蟻言否民謝之非惟鄙人自古不聞此說遂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良久而滅民明日見柱礎下羣蟻紛紜憶其言乃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去暖處傍有問之何故云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民何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錠卽此後不更聞矣

沈徵

有沈徵者，性惡見蚯蚓前後殺之甚多。一旦腿間生癰，內有一肉迭起，有似蚯蚓之頭觸之痛楚入髓，欲往僧元灝處求膏傳之。其夜夢一條極偉，作人言曰：我業為此蟲類，以時出於泥中，無患君事，何意殺我眷屬？今來要君命，聞往灝公處取膏，且去也。速與作善，超拔我，即不再來。徵驚覺，說向妻子，許寫佛經，看其瘡，果有一條從中而出，徵以指引之，長數寸，其瘡即日而合。

龍山軍人

龍山有數軍人，修築茶園，見古口蛇大如拱，競舉鋤擊

之內一人，姓余者，勸不殺，眾不從其言，遂攬斃之。來日見一白衣女子，携一籃下嶺，良久放下籃子，入林中，眾往奪之，姓余者亦不隨。其籃內盛一顆葷，光嫩玉色，女執手曰：平時此地有盜，垂泣而去。軍人將歸，火幕烹之，方食之，次姓余者忽頭痛不可忍，乃睡。夢其女子云：此葷有毒，君不害我，請莫食之。睡覺，眾人各食訖，姓余者惟而疑之，句曰：眾人相次嘔九而卒，惟姓余者存焉。

潘逢

潘逢者，為吏有民因罪而法未合死，潘曲殺之後，見他

人卽不見惟聞語聲云在陰中論爾須去對之方得脫於冥間潘召人禁呪馱効不能除每日同飲食行坐惟不入國門潘問之何不人其門曰我是鬼門神不與人潘曰爾是官殺何相執不能取我命空朝夕繫綴何也鬼曰爾不上文字官焉殺我蓋緣爾命未盡是以隨之潘無奈之乃曰與修善因拔離冥冥如何鬼曰甚善然須作手狀云爲某甲造某事依其言後卽不見矣

彭和尚

大鄴大師說彭和尚性殺螻蟻前後火燒湯潑不可勝

紀及篤病蟻緣臥牀上身圍匝昇於淨室中將石灰周遭遶之又自空而飛至及卒口眼耳鼻中皆是

梁元帝

梁元帝母阮修容曾失一珠元帝時絕幼吞之謂是左右所盜乃炙魚眼以厭之信宿之間珠從便出元帝尋一目致眇

黃敏

都校黃敏者因禦寇墮馬折其左股其下遂速以石碎生龜傅之月餘乃愈而龜頭尙活龜腹與髀肉相連而

生敏遂惡之他日思割去將下刃痛楚與已肉無異不能而止龜目所視亦同已所見也

靈應錄終

鬼塚志

唐 褚遂良撰

永徽二年九月予判同州夜靜坐於西廳若有若無猶夢猶醒見一女子高髻盛妝泣謂予曰妾漢太史司馬遷之侍妾也趙之平原人姓隨名清娛年十七事遷因遷周遊名山携妾於此會遷有事去京妾僑居於同後遷故妾亦憂傷尋故瘞於長樂亭之西天帝憫妾未盡天年遂司此土代異時移誰為我知血食何所君亦將去其地不揣人神之隔乞一言銘墓以垂不朽余感寤

銘之銘曰嗟爾淑女不世之姿事彼君子弗終厥志百千億年血食於斯

附魯秋胡妻疑塚志

何壁曰小史載魯秋胡納婦五日而遊陳五年始歸道遇採桑者挑之金不受至家則其婦也婦憤而投河死追漢劉更生收之列女傳中則謂其齊人耳子游楚黃訪張山是廷尉廷尉向予言黃武湖之南有秋胡妻羅氏故塚去塚有牛湖城桑園嘴予謂牛湖城當作秋胡城蓋牛與秋音或相混而桑園嘴則其

採桑處然未敢傳疑也居無幾廷尉處有乞靈者忽附箕而至自稱古定月潭羅氏怨鬼遂援筆作詩詩亦古色其用韻亦非漢唐所叶大略發其幽室之憤懣而歸憾處則有新都楊氏子謂我死非高之語予奇焉遂與廷尉閱升庵集中有秋胡妻一段引劉子元以羅氏怨懣而死爲輕身悍婦而升庵復按劉伯巫妻聞夫讀浴神賦遂投洛水而死謂當祠羅氏於妬婦津語似謔而實過然憫其願白之魂未嘗不爲之扼腕也請爲之解焉夫列女傳載其投河之語以

胡見色棄金而忘其母爲大不孝以此而死悍婦妬婦能作此言乎夫自昔節烈之髮髮必其勢有所迫而畫無復之若矢天遠辱有死無二此亦易易矣何也激之也迺羅則從容之時明責大義以死予謂較之矢天遠辱之死更爲特操嗟乎具鬚眉者生平慷慨讀書至一受命之秋百計保項以待稿視羅氏何若吾不知升庵又何以處之也然謂羅可以不死則可謂羅爲輕生則刻至嘗之爲悍爲如誅意之筆當不如是吾知九幽不弭耳矣大都立言之家多翻前

案起浪生波敷布文字况升菴以牢騷之氣借寸楮以顛倒一世正如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醜醜而不知地下有稱冤之鬼也噫世有索千古英雄之瘢者觀此亦可以三緘毛穎耳容有曰羅氏自春秋至今幾三千載前代何奄奄無聞子曰物不平則鳴鬼有歸則定獨不觀立良止而伯有息厲乎當劉更生收之列女傳中是羅固以彤管爲歸耳乃升菴不諒人只夜臺無光便欲覩日此亦不平之鳴也予聞內典鬼之不隸地獄不受輪迴者名中陰身又若儒所

謂強死者或怨魄才魂憑石而言依木而魅然則羅氏之欲憑而依也非朝夕矣使升菴有知又當出一才魂而命削草也時黃數日前有唐木蘭女子附箕作辭序其從軍之事張廷尉爲之立祠命予作歌適復有此事夫黃有兩名媛世無知者忍使之抱抑千古乃予復以一時而弔兩香魂殊甚嘖嘖遂爲之記接筆伸紙不覺自嘲爲鬼董狐矣

附秦孟姜碑

重瞳南狩湘君之號聿興八駿西征盛嬪之徽彌遠

乃知離爲火而熙物道由人而弘世故漸臺齊女送幽質于綠波居廬楚姬抗謬恩於白壁並皆聯景青編延芳彤管然顧鬼朗矣燭龍炳於九陰玄鶴翔矣雲鵬息以六月則天體貞行健騎氣通靈稽諸秦世曰有孟姜焉孟姜許姓關中范柏婦也昔者蒼天雨粟炎帝植其靈根亦鳥啣珪文叔敷其喬木暨剪于楚以國爲氏晉楚之際代有名家秦海之間邑多著姓姜濯珠彩于葦宮吸瑤華于香苑天然規矩儼若神明譬彼八卦少女定位于東方觀于四詩夫人宜

風乎南國及于結縭以往紫氣遶車解珮于歸黃光
 昭慕識者已揣誕應之淵崇芬華之秘遠者矣琴瑟
 方鼓鳳凰始飛河水更名衮衣變黑秦始皇包六合
 為一家築長城為外屏起自隴西極于遼左督眾百
 萬遵海而東高堂則母子傷離中閣則女郎怨別脫
 巾就道莫定反商之期荷挿出門慘於歸泉之路民
 生其間良亦哀矣姜旣割良人於燕爾奉寡姑以色
 養秋分霜月啾蟋蟀而響石砧春令柳園囀倉庚而
 抽絲繭縫衣寄遠固有悲端候枕承安罔回笑緒旣

而世為閼水倚閭之影奄然哀以臨桑吞血之聲何
 慘門前罕奔弔之人垤上秣悲鳴之鶴人生到此天
 道如何遠床登奠傷行役之未歸負土成墳悼幽淪
 之難返鏡鸞舞照憔悴其形琴蛟值陰陔鬱其氣於
 是度三從之義衡千載之權出秦嶺而西循漆川而
 北逢人稽首掩淚陳情按劍破顏問風遠覓狼望之
 桀雪泣於黃臺馬闌之陂泥渾于黑水未嘗志沮而
 心驚知其物憑而天鑒矣朔風際慄聞塞馬之長嘶
 白骨參差見陰霾之特起君子逝乎悲不自勝介夫

有言痛將安及爰迺噬指枯體越三日夜寔無停潛
喉不輟咽爾時扶蘇太子蒙恬將軍擁武帳於盧龍
趣貝裝於涿鹿倏聞其事咸傷厥心就而詢之以觀
其怨嗟乃言曰義於君臣誠有使事之分禮云夫婦
寧無哀傷之情夫今不生諸秦前妾何弗死於夫後
語畢遂嗚咽而絕有如杞婦遠追冀營之魂無負范
郎同遊析水之野於是太子等紛然破淚遮以玄蓋
表范爲左軍將軍姜爲貞夫人給鼓吹一部賜以合
葬是日也飛沙凝石遂變望夫之形圓鳥涌波忽示

佳城之勢石則離關東八里許島出海涯可一里焉
有德動天維蹟駭衆遂議朔廟於石登觀於島時乃
虎賁執紼鮫人送榜笳吹繁悽蕤歌摧愴慷慨燕趙
之士表裏山谷之人莫不自馬馳香縞衣祭酒浮邱
環水左夾碣石之宮雙梓盤枝遠對蓬萊之殿始信
籠泉幽室未足稱奇石槲東都方斯多讓也降及漢
魏載飭碑金肆我國家復新棟彩余小子飄落山車
咨嗟時代叨承假夢備悉行藏攬坐封之葱鬱隨潮
汐以浮沉覺雲氣之徘徊似旌旗之出沒悚然驚異

迺為作銘銘曰

朝鯨故國孤竹舊疆殷有二士秦有一姜德唯天鑒
容恍月舉作相于范應運於許如彼智瓊飛駟北止
如彼杜蘭颺輪西起既靜而恭終明且毅不見藏書
偏知秘義鳳簫始吹桃笙未換長城掘興九野流散
子出母傷夫行婦歎况守黃姑未弄稚子剪尺風霜
蘋繁澗水事生也勤送死則竟榆陽既邁萱露已埋
迺睠飛狐載過玄菟掩淚遶城吊影問渡願侶良人
同飯幽土嗚呼其圓匪規其直匪扶輕權克運顛沛

弗渝坎填生前照耀身後志感山靈誠通波后人間
何世海底幾塵浮瑩弗沒遺像猶新凌虛萬頃清比
湘沅儀陵一碣高並崑崙旋績代御邁豆時存日光
下盪雲氣上温此螭夜駕孔翠書旛陰陽無極今古
茲墳莆中黃世康撰

幻影傳

陳季卿

唐 薛昭

陳季卿者家于江南，辭家十年，舉進士無成，羈棲輦下，鬻書判給衣食，常訪僧于青龍寺，遇僧他適，因息于暖閣中，以待僧還。有終南山翁，亦伺僧歸，方擁爐而坐，揖季卿就爐坐，久謂季卿曰：日已晡矣，得無餒乎？季卿曰：實饑矣，僧且不在，為之奈何？翁乃于肘後解一小囊，出藥方寸止，煎一盃，與季卿曰：粗可療飢矣。季卿啜訖，充

然暢適東壁有寰瀛圖季卿乃尋江南路因長歎曰得
 自渭泛于河遊于洛泳于淮濟于江達于家亦不悔無
 成而歸翁笑曰此不难致乃命僧童折塔前一竹葉作
 葉舟置圖中渭水之上曰公但注目此舟則如公所願
 耳然至家慎勿久留季卿熟視久之稍覺渭水波浪一
 葉漸大席帆既張恍然若登舟始自渭及河維舟于禪
 窟蘭若題詩于南楹云霜鐘鳴時夕風急亂鴉又望寒
 林集此時輟楫悲且吟獨旬蓮花一峯立明日次潼關
 登崖題句于關門東普通院門云度關悲矢志萬緒亂

心機下坂馬無力掃門塵滿衣計謀多不就心口自相
 違已作羞歸計還勝羞不歸自陝東凡所經歷一如前
 願旬餘至家兄弟妻子拜迎于門側有江亭晚望詩題
 于書齋云立向江南滿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園已
 逐浮雲散鄉里半隨逝水流川上莫逢諸釣叟蒲邊唯
 得舊沙鷗不緣齒髮未遲暮吟對遠山堪白頭此夕謂
 其妻曰吾試期近不可久留即當進棹乃吟一章別其
 妻云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飲詩成和淚
 吟離歌棲鳳管別鶴怨瑤琴明夜相思處秋風吹半衾

將登舟又留一章別諸兄弟云謀身非不早其奈命來
遲舊友皆霄漢此身猶路岐北風微雪後晚景有雲時
惆悵清江上區區趁試期一更後復登葉舟泛江而逝
兄弟妻屬慟哭于濱謂其鬼物矣一葉漾漾遵旧踪至
于渭濱乃賃乘復遊青龍寺宛然見山翁擁褐而坐季
卿謝曰歸則歸矣得非夢乎翁笑曰後六十日方自知
日將晚僧尚不至翁與季卿各別後二月季卿之妻子
賣金帛自江南來謂季卿厭世矣故來訪之妻曰某月
某日歸是夕作詩于西齋并留別二章始知非夢明年
春季卿下弟東歸至禪窟及關門蘭若見所題兩篇翰
墨尙新後年季卿成名遂絕粒入終南山去

崔元亮

唐太和中崔元亮爲湖州牧嘗有僧道闕善藥術崔曾
求之僧曰此術不難求但利此者必及陰譴可令君侯
一見耳乃遣崔市汞一斤八瓦鍋納一紫丸蓋以方瓦
疊炭埋鍋鞴而焰起謂崔曰只成銀無以取信公宜虔
心想一物則自成矣食頃僧夾鍋于水盆中笑曰公想
何物崔曰想我之形僧取以示之若飽金焉眉目巾笏

悉其

費維師

長慶初蜀有費維師曰赤無黑睛爲人解疾必用一雞祭于庭又取江石如雞卵令疾者握之乃踏步作氣噓叱雞旋轉而死石亦四破段成式家奴永安不信師謂曰爾有大厄因丸符逼令吞之復去其左足鞋及襪符展在足心矣又謂奴滄海曰爾將病令祖而負尸以筆冉三畫于戶外大言曰過過盡跡遂透其背焉

李秀才

唐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謁表兄于定水寺因爲院僧具蜜餌時菓隣院僧亦陸所熟也遂令左右邀之良久僧與李秀才偕至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煮新茗巡將匝而不及李陸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隣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予不逞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玩變場者豈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捧手袖中據兩膝叱

其僧曰挂杖何在可擊之僧房門後有筇杖子忽跳出連擊其僧時眾亦爲蔽護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執持也李復叱曰捉此僧向墻僧乃負墻拱手色青氣短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墻僧又趨下自投無數劬鼻敗頰不已眾爲請之李徐曰緣对衣冠不能殺此爲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

俞叟

尚書王公潛節度荆南時有京兆呂氏子以饑寒遠謁公公不爲禮寓逆旅月餘窮乏益甚遂鬻所乘驢于荆

州市有市門監俞叟者見呂生往來有不足色召而問之呂生曰吾家渭北貧苦未達無以奉親府帥公吾之中表丈也吾不遠而來冀相憫恤而公不一顧豈非命耶叟曰某亦困者無以賑吾子之急然向者見吾子有飢寒色甚不平今夕可宿吾宇下展宿食之敬呂諾之既延入摧簷破牖致蓆于地坐語旦久所食陶器脫粟而已食訖夜既深謂呂生曰吾嘗學道于四明山偶晦迹于此適聞王公忘舊深動于心今夕吾爲子設一小術以助歸糧可乎因覆一缶于地有頃啓視見一紫衣

人長五寸許，指曰：此王公也。呂熟視，酷類焉。叟因戒曰：呂生爾之中表姪也，以食貧故自輦下千里而至，爾宜厚恤，以展親親。何恃貴忘故之如是耶？紫衣僂而揖，若受教之狀。叟又曰：呂生無行資，可致一馬一僕，縑二百匹，紫衣又僂而揖。于是復覆以缶，再啓之，已無見矣。及日，叟促呂歸逆旅。王公果使召之，方見，卽謝曰：吾子不遠見訪，屬軍府務殷，未果接言，深用爲愧。是日始館呂生驛亭，與宴遊。累日，府戒途，贈以僕馬及縑二百。呂生乃歸渭北。

張士政

唐王潛，在荊州，百姓張士政，善治傷折。有軍人損脛，求張治之。張飲以一酒，藥破肉，取碎骨一片，大如兩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年餘，脛忽痛，復問于張。張曰：前君所出骨寒，則痛可遽愈也。果獲于牀，一合以湯洗，貯于絮中，其痛卽愈。王子弟與之狎，嘗祈真戲術。張取草一掬，再三揉之，悉成燈蛾，飛去。又畫一婦女于壁，酌滿杯飲之，酒無遺滴。畫婦人面赤，半日許。

柳城

貞元末開州軍將冉從長輕財好士儒生道者多依之
有畫人竇采圖爲竹林會甚工坐客郭萱柳城二秀才
每以氣相軋柳忽眎圖謂主人曰此圖巧于體勢失于
意趣今欲爲公設薄伎不施五色合其精采殊勝如何
冉驚曰素不知秀才藝如此然不假五色其理安在柳
笑曰我當入彼畫中治之萱撫掌曰君欲給三尺童子
乎柳因要其賭郭請以五千抵負冉亦爲保柳乃騰身
赴圖而滅坐客大駭圖表于壁衆摸索不獲久之柳忽
語曰郭子信未聲若出畫中也食頃瞥自圖上墜下指

阮籍像曰工夫祇及此衆視之覺阮籍圖像獨異唇若
方嘯竇采觀之不復認冉意其得道者與郭俱謝之數
日竟他去

王宗信

唐末蜀人攻岐遂至于白石鎮裨將王宗信止普安禪
院僧房時嚴冬房中有大禪爐熾炭甚盛信擁妓女十
餘人各據僧牀寢息信忽見一姬飛入爐中宛轉于熾
炭之上宗信忙遽救之及力火衣服並不焦灼又一姬
我人如前又救之頃之諸妓或出或入各迷悶失音有

親吏隔驛墻告都招討使王宗儔宗儔至則徐入一一
提臂而出視之衣裾纖毫不假但驚悸不寐訊之云被
胡僧提入火中所見皆同宗信大怒悉索諸僧立于前
令妓識之有周和尚者身長貌胡皆曰此是也宗信疑
有幻術遂鞭之數百此僧乃一村夫新落髮一無所解
宗儔知其屈解之使逸訖不知何異

幻影傳終

幻戲志

唐 蔣防撰

殷七七

殷七七名天祥又名道筌嘗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知
何所人亦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遊行
姓名不定曾于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癘俱甚得藥
者入口卽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卻施于人周室旧識之
于長安尋爲涇原節度死而禮之及移鎮浙西數年後
七七忽到復賣藥寶驚喜召之師敬益甚每日醉歌曰

琴彈碧玉調藥鍊白朱砂解醞頃刻酒能開非時花室
試之悉有驗鶴林寺杜鵑高丈餘每春末花爛熳寺僧
相傳言貞元中有外國僧自天台來孟中以藥養其根
來種之自後構飾花院鎖閉時或窺見三女子紅裳豔
麗共遊樹下人有輒採花折枝者必爲所崇俗傳女子
花神也是以人共寶惜繁盛異于常花其花欲開探報
分數節使賓僚官屬繼日賞翫其後一城士女四方之
人無不載酒樂遊連春入夏自旦及昏閭里之間殆于
業寶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嘗聞能開

非時花此花可開不占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
副此日乎七七乃前二日往鶴林宿焉中夜女子來謂
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邪七七乃問女子何人女子曰
妾爲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
久卽歸閨苑去今與道者共聞之于是女子瞥然不見
來日晨起寺僧忽訝花漸拆葢及九日爛熳如春乃以
聞寶與一城士庶驚異之遊賞復如春間數日花俄不
見亦無落花在地後鶴林犯兵火焚寺樹失根株信丹
闈苑矣七七偶到官僚家適值賓會次主賓翹迎有佐

酒倡優甚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粟爲令可乎
咸喜謂必有戲術資于歡笑乃以粟巡行接者皆聞異
香驚歎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作石綴于鼻掣拽不落
但言穢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
粉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起舞鼓樂皆自作聲頗合節
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主人祈謝
于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爲栗嗅之異香及花鈿粉黛
悉如舊畧無所損又酌水爲酒削木爲脯使人退行指
船卽駐呼鳥自墜唾魚卽活撮土畫地狀山川形勢折

茅聚蟻變成城市人有曾經行處見之歷歷督似但少
狹耳凡諸術不可勝紀

陳復休

陳復休者號陳七子貞元中來褒城畊農樵採與常無
異如五十許人多變化之術褒少年多設酒食以求學
復休約之曰我出西郊行及我者授以術復休徐行羣
少年奔走追之終不能及遂止常狂醉市中褒帥李謹
怒繫于獄中忽不食而死尋卽臭爛虫蛆流出旋還家
復在市中讜始加禮異爲築室于褒城江之南岸遺與

甚多畧無受者昌明令胡倣常師事之將赴任留錢五千爲復休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玉甚多恨不能用耳以鋤授倣使之斲地不二三寸金玉錢貨隨斲而出曰人間之物固若是矣但世人賦分有定不合多取若吾用之豈有限約乎倣之昌明復休祖之于仙流江上指砂中令倣取酒器倣攫砂數寸得器皿五六事飲酒畢復理砂中又戲曰吾于砂中嘗藏菓子今亦應在又令取之皆得蜀相燕公高駢使人致書至褒城延召復休同日離褒城使人經旬方達復休當日已至成都而又

有一復休與使者偕行未嘗相捨燕公詰于使者益竒待之常于巴南太守筵中爲酒妓所侮復休笑視其面須臾妓者髯長數尺泣訴于守爲祈謝復休呪酒一杯使飲之良久如舊

馬自然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人也嘗醉于湖州墜雪溪經日方出衣不沾濕坐于水上言曰適爲項羽相召飲酒大醉酒氣猶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頃指柳樹令

隨溪水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會唐宰相馬植
謫官量移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問曰幸與道
兄同姓欲爲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植曰
扶風湘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風馬牛但且相知無徵同
姓也植留之郡齋益敬之或飲食次植請見小術乃于
席上以瓦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寔取食衆賓
皆稱香美異于常瓜又于遍身及襪上摸錢所出錢不
知多少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收取頃之復失又
植言比城中鼠極多湘書一符令人貼南壁下以筋擊

亡長井鼠成羣而來就符下俯伏湘乃呼一大者近堦
前曰汝微物何得穿牆穴屋晝夜擾于相公且未盡殺
宜便相率離此大鼠乃迴羣鼠堦前若叩頭謝罪遂作
隊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後城內絕鼠後與弟子王知
微王延叟南遊越州方春見一家好菘菜求之不能得
仍聞惡言命延叟取紙畫一白鷺以水噴之飛入菜畦
中啄菜其主趕起又飛下再三又畫一獬豸趕捉白
鷺共踐其菜一時碎盡其主見道士嘻笑遂來哀乞湘
曰非求菜也故相戲耳于是呼鷺及犬皆飛走投入湘

懷中視菜如故悉無所損又南遊霍桐山入長溪縣界
夜投旅舍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
能壁上睡卽相容已逼日暮知微延叟切于止宿湘曰
爾但于俗旅中睡而湘躍身梁上以一腳掛梁倒睡適
主人夜起燭光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
俄而八壁久之不出主人拜謝移知微延叟入家內淨
處安宿及旦主人留連忽失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數里
尋求已在路傍自霍桐迴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觀有
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于于年卽化爲石自後松

果化爲石或人有疾告者湘無藥但以竹拄杖打痛處
腹內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
有患腰腳馳曲拄杖而來者亦以竹拄杖打之令放拄
杖應手便伸展所遊行處或宮觀巖洞多題詩句登杭
州秦望山詩曰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
天日月移朝暮萬里白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嶠雨
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

葉法善

葉法善字道元居處州年七歲溺于江中三年不還父

公虛志
母問其故曰青童引我飲以雲漿故少留耳弱冠入居
卯酉山其門近山巨石甯路每環廻爲徑以避之師投
符起石須臾飛去路乃平坦衆共驚異常遊括蒼白馬
山石室內遇三神人皆錦衣寶冠謂師曰我奉太上命
以密旨告子子本太極紫微左仙卿以校錄不勤謫于
人世速宜立功濟人功滿當復曰任以正一三五之法
令授于子言訖而去自是誅蕩精怪掃馘凶妖所在以
救人爲志蜀川張尉之妻死而再生復爲夫婦師識之
曰屍媚之疾也不速除張死矣師投符化爲黑氣焉相

國姚崇女已終鍾念彌深投符起之常行涉大水忽沉
波中謂已溺死七日復出衣履不濡云暫與河伯遊蓬
萊武三思秉權師以頻察妖祥保護中宗相王及元宗
爲三思所忌竄于南海師乘白鹿白海上而至元宗繼
統凡吉凶動靜必預奏聞會吐蕃遣使進寶函封曰請
陛下自開無令他人知機密朝廷默然唯法善曰此是
凶函宜令蕃使自開元宗從之及令蕃使自開函中弩
發中蕃使死開元初正月望夜元宗移仗于上陽宮觀
燈尙方匠毛順心結構綵樓三十餘間金翠珠玉間廁

其內樓高百五十尺微風所觸鏘然成韻以燈爲龍鳳
螭豹騰躑之狀似非人力元宗大悅促召師觀于樓下
人莫知之師曰燈影之盛固無比矣然西涼府今夕之
燈亦亞于此元宗曰師頃嘗遊乎曰適自彼來便蒙急
召元宗異其言曰今欲一往得乎曰易耳於是令元宗
閉目距躍約曰必不得妄視如其言已在霄漢俄而足
及地曰可以觀矣既睹影燈連亘數十里車馬駢闐士
女紛委元宗稱盛者久之乃請回復閉目騰空而上頃
之已在樓下而歌舞之曲未終元宗于涼州以鏤鐵如

意質酒翌日命中使託以他事使于涼州因求如意以
還驗之非謬又嘗因八月望夜師與元宗遊月宮聆月
中天樂問其曲名曰紫雲曲元宗素曉音律默記其聲
歸傳其音名之曰霓裳羽衣自月宮還過潞州城上俯
視城郭悄然而月光如晝師因請元宗以玉笛奏曲時
玉笛在寢殿中師命人取頃之而至奏曲既投金錢于
城中而還旬日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
錢以進

又云元宗常夢仙子十于輩御卿雲而下列于庭各

執樂器奏之其度曲清越真仙府之音也及樂闋一
仙人前曰其神仙紫雲曲今願授陛下爲聖唐正始
音元宗喜甚卽傳受焉俄而寤餘響猶若在聽遽命
玉笛吹而習之盡得其節奏然嘿不泄及曉聽政于
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奏事御前元宗俛若不聞二
相懼又奏之元宗卽起卒不顧二相益恐趨出府高
力士侍卽奏曰向者崇璟所言皆軍國大政而陛下
卒不顧豈二相有罪乎元宗笑曰我昨夕夢仙人以
紫雲曲受我我失其節奏嘿而習之故不暇聽二相

奏事卽于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書
以事語二相二相懼少解曲後傳于樂府二說不同
疑月中之遊卽夢由耳又羅公遠傳亦云公遠擲拄
杖空中化爲銀橋與帝同遊月宮見仙女數百舞一
裳羽衣曲帝密記又允一事而誤傳也

幻異志

唐 孫願探

板橋三娘子

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何從來寡居
年三十餘無男女亦無親屬有舍數間以鬻餐為業然
而家甚富貴多有驢畜往來公私車乘有不逮者輒賤
其估以濟之人皆謂之有道故遠近行旅多歸之元和
中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過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
七人皆據便榻季和後至最得深處一榻榻鄰比主人

房壁既而三娘子供給諸客甚厚夜深致酒與諸客會
飲極歡季和素不飲酒亦預言笑至二更許諸客醉倦
各就寢三娘子歸室閉關息燭人皆熟睡獨季和轉展
不寐隔壁聞三娘子悉窳若動物之聲偶然隙中窺之
卽見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燭挑明之後於巾箱中取一
副耒耜并一木牛一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於竈前含
水喫之二物便行走木人則牽牛駕耒耜遂耕牀前一
席地來去數出又於箱中取出一裏蕎麥子受於木人
種之須臾生花發麥熟令小人收割持踐可得七八升

又安置小磨子禮成麵訖收木人子於箱中卽取麵
作燒餅數枚有頃雞鳴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燈置
新作燒餅於食牀上與諸客點心季和心動遽辭開門
而去卽潛於戶外窺之乃見諸客圍牀食燒餅未盡忽
一時踏地作驢鳴須臾皆變驢矣曰一子盡驅入店後
而盡沒其貨財季和亦不告於人後月餘日季和自東
都回將至板橋店預作蕎麥燒餅大小如前旣至復寓
宿焉三娘子歡悅如初其夕更無他客主人供待愈厚
夜深殷勤問所欲季和曰明晨發請隨事點心三娘子

曰此事無疑但請穩便半夜後季和窺見之一依前所爲天明三娘子具盤食果實燒餅數枚於盤中訖更取他物季和乘間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知覺也季和將發就食謂三娘子曰適會某自有燒餅請撤去主人者留待他賓卽取已者食之方飲次三娘子送茶出來季和曰請主人嘗客一片燒餅乃揀所易者與噉之纔入口三娘子據地作驢聲卽立變爲驢甚壯健季和卽乘之發兼盡收木人木牛子等然不得其術試之不成季和乘策所變驢周遊他處未常阻失日行百里

後四年乘入關至華岳廟東五六里路傍忽見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橋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驢謂季和曰彼雖有過然遭君亦甚矣可憐許請從此放之老人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擘開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復舊身向老人拜訖走去更不知所之

青城道士

僞蜀青城山道士能幻術往往入錦城施其法有所僞卽潛挈歸洞穴或聞其行甚穢官使中有識者頗惡之後於成都誘引宮室及勳貴子弟皆潛而隨之或於幽

僻宅院中灑掃焚香設榻張陳帷幌則獨於室內作法或召西王母或巫山神女或麻姑鮑姑神仙皆應召而至與之杯饌寢處生人無異則令學者隙而窺之歡笑罷則自簾帷之前躡而去又忽城中化出金樓衆皆觀之惑衆頗甚其民間少年膏粱子弟滿城如狂少主知其妖密使人擒之累月不獲後有人報云已出窄橋門去因使人逐之乃以猪狗血齋行至青城路上三十餘里及之遂傾血沃之不能施其術及下獄訊之云年年採民家處子往山中行黃帝之道死於巖穴者不知其

數豪貴之家頗遭穢淫所通詞欵指責達之門甚多少主不欲彰其惡潛殺之

調貓兒鸚鵡

則天時調貓兒鸚鵡同器食命御史彭先監通示百官及天下考使傳看未遍貓兒飢遂口殺鸚鵡以祭之則天甚愧武者國姓殆不祥之徵也

紙衣師

大歷中有一僧稱為苦行不衣繒絮布絕之類常衣紙衣時人呼為紙衣禪師代宗武皇帝召入禁中道場安

置令禮念每月一度出外人轉崇敬後盜禁中金佛事
發召京兆府決殺

雙聖燈

長安城南四十里有靈母谷呼為炭谷人谷五里有惠
炬寺寺西南庭澗水緣崖側一十八里至峯謂之靈應
臺臺上置塔塔中觀世音菩薩鐵像像是六軍散將安
太清置造衆傳觀世音菩薩曾見身於此臺又說塔鐵
像常現身光長安市人流俗之輩爭往禮謁去者皆背
負米麩油醬之屬臺下并側近蘭若四十餘所僧及行

童衣服飲食有餘每至大齋日送供士女僮至千人少
不減數百同宿於臺上至於禮念求見光兼云常見聖
燈出其燈或在半山或在平地高下無定大歷十四年
四月八日夜大衆合聲禮念西南近臺見雙聖燈又有
一六軍健卒遂自撲叫喚觀世音菩薩步步趨聖燈向
前忽然被虎拽去其見者乃是虎目光也

捉佛光事

高燕公鎮蜀日大慈寺僧申報堂佛光見燕公判日付
馬步使捉佛光過所司密察之誘其僮子具云僧輩以

幻異志
鏡承隙日中影閃於佛上由此垂露擒而罪之

大輪呪

釋教五部持念中有大輪呪術以之救病亦不甚效然其攝人精魂率皆狂走或登屋梁或齧瓷碗閤閤敬奉殆似神聖此輩由是廣獲金帛陵州貴平縣牛鞞村民有周達者販鬻此術一旦沸油煎其陰以充供養觀者如堵或驚或笑初自忘痛尋以致殂也中間僧昭浦說門州有僧號周大悲者行此呪術一旦鍊陰而斃與愚所見何姓氏恰同而其事無殊也蓋小人用道欺天殘

形自罰以其事同因而錄之

水銀剪

王可容說爲僧時游南中山寺遇大雪旬日闕食數十徒一粥而度又無財物得出糴內一行脚僧謂曰貧道有藝可濟諸坐主遂將一銅銚子於爐火上取淨瓶瀉水銀衣帶間解一貼散藥似壁土揉於主中剪之逡巡成一片白金可數兩付三事者將去換胡餅來食衆驚之至明晨失所在

殷七子

屈重彥者說某爲潤州大將與術士殷七子善大將之室嫉忌有一婢遭凌持不已投于井及出之已卒欲殯哭七子至大懼有他聞於廉使密告活之七子曰細事爾遂衣帶間解藥一丸如麻子打其婢一齒落以酒下之良久口眼旋開吐水斗餘又以煖灰熨其四支食久能言謂大將曰此婦不可復指使宜出之乃從其言又嘗春游酒盡將水呪之成濃醪又將沙挪成鹽又冬中以水乳變成筍又與人會忽云今日殊未懼某有一藝輒呈之指主人屏風上梳頭樣子令唱歌其聲清亮似

從屏中出其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回歸柳自飄輕雪如此數曲屈不盡記之七子名鄴後遊諸國

五部法

越僧全清精於戒律而善五部法書符狀役鬼神之神術時有市人姓王兒婦染邪氣或盡日哭泣或終夜狂呼如此數歲後召全清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之五綵結壇立草人於土禁呪之良久十咽而語唯稱乞命全清詰之是何精魅從何而來分明言之如虛妄撲成微

塵云是魑鬼頃歲春日於禹廟前見伊人遂相附令其
舉止顛倒魂魄昏迷和尚儻王之卽自逾境不敢近於
人煙全清曰此妖詐不宜釋之乃取一瓮側臥以鞭驅
約草人入瓮中呦呦有聲緘之瓮口朱書符印封以六
一之泥埋於桑林下戒家人無動之其婦卽日差經五
載劉漢宏兵馬之際人皆逃避兵人見埋瓮處謂之藏
物遂掘之打瓮破見雉突然飛出立於桑杪奮迅羽毛
作人語曰被這和尚禁却今方見日光時全清已遷化

紙人戲劇

李巡官說衢州有施衙推者居于齊澧多術數在親知
家夜飲云某有藝欲助歡笑可否衆知其多能主人曰
願見之乃剪紙作一髻兒執標子拋向地令舞下舍兒
施自唱其曲紙人作舞嗒嗒戲劇不已更闌施指令罷
聲卽住

梵僧難陀

唐丞相魏公張延賞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
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
醉狂歌戍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明別有藥

術因指三尼此妙于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留連爲辦酒
夜會客與劇飲僧假禱福巾幘市鉛黛飾其三尼及坐
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爲押衙踏某
山也因徐進對舞曳緒迴雪迅赴摩跌技又絕倫良久
曲終而舞不已僧喝曰婦女風耶忽起取戍將佩刀衆
謂酒狂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踏于地血及數尺戍將
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枝筇杖也
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于柱無血身
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于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

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
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
走入壁間百姓遽牽漸入惟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
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月漸薄積七日一有黑跡
至八日黑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

胡媚兒

唐貞元中揚州坊市間有一丐者不知所從來自稱姓
胡名媚兒所爲怪異旬日後觀者雲集其所丐求日獲
千萬一旦懷中出一琉璃瓶子可愛半升表裏烘明如

不隔物遂置于席上初謂觀者曰有人施與滿此瓶子
則足矣瓶口剛如葦管大有人與之百錢投之琤然有
聲則見瓶間大如粟粒衆皆異之復有人與之千錢投
之如前又有與萬錢者亦如之俄有好事者與之十萬
二十萬皆如之或有以驢馬入之瓶中見驢馬皆如蠅
大動行如故須臾有度支兩稅綱自揚子院部輕省數
十車至駐觀之自恃官物乃謂媚兒曰曰一人諸車皆
入此中乎媚兒曰許之則可綱曰且試之媚兒乃微側
瓶口大喝諸車輅輅相繼悉入瓶瓶中歷歷如行蟻然

有頃漸不見媚兒卽跳身入瓶中綱乃大驚遽取撲破
求之一無所有從此失媚口所在後月餘日有人于清
河北逢媚兒部領車乘趨東平而去是時李師道爲東
平帥也

侯適

隋開皇初廣都孝廉侯適入城至劍門外忽見四廣石
皆大如斗適愛之收藏于書籠負之以驢因欲鞍取看
皆化爲金適至城貨之得錢百萬市美妾十餘人大開
第宅又近甸置良田別墅後乘春景出遊盡載妓妾隨

從下車陳設酒餽忽有一老翁負大笈至坐於席末適
怒而詬之命蒼頭扶出叟不動亦不甚恚但引滿啖炙
而笑云吾此來求君償債耳君昔將我金去不記憶乎
盡取適疲妾十餘人投之書笈亦不覺笈中之窄負之
而趨走若飛鳥適會蒼頭馳逐之斯須已失所在自後
適家自貧後十餘年卻歸蜀到劍門又見前老翁攜所
將之妾遊行債從極多見適皆大笑問之不置適之又
失所在訪劍門前後並無此人竟不能測

畫琵琶

有書生欲遊吳地道經江西因風阻泊舟問行人林過
一僧院僧已他出房門外小廊數間傍有筆破音生攻
畫遂把筆于素壁上畫一琵琶大小與真不異畫畢風
靜船發僧歸見畫處不知何人乃告村人曰恐是五臺
山聖琵琶當亦戲言而遂爲村人傳說禮施求福甚效
書生往吳經年乃聞人說江西路僧室有聖琵琶靈應
非一心切疑之因還江西時令船人泊船舊處上訪之
僧亦不在所畫琵琶前已幡花香爐俱養矣取水洗之
盡還宿船中至明日又口僧夜已歸以失琵琶故鄰人

大集方共悲歎書生故問具言前驗今應有人背着琵琶所以潛隱書生大笑爲說所畫及拭却之由自是靈聖亦絕

幻異志終

